

《狩目》：“本无芥蒂本无私，忘我忘年俱不知。偶见奇书刮青眼，独吟遥夜苗霜髭。梦溪浮石鱼昂刺，空树团花鸟画眉。是日春风似依旧，素衣尘染久成缁。”

记忆里，从没双目清亮的时候。儿时读书，很早就看不清板书了。只是课文简单，感觉不到有多大为难。上中学了，坐在课堂里，感觉游离，所思不着边际。现在想来，那是段离奇的日子。视力不好，厚些的书读得少，对前人的笔记，还有诗，偏爱起来。这类书，是任意翻开哪一页，都可以读的。感觉很好。

长成了做工，就干粗活、力气活。后来，卖文为生。对视力要求也不高，只是手稿潦草，苦了排字的师傅。至今感觉有愧。

再后来，有个机会，在复旦给诗友评诗。坐得最近，还是看不清屏幕上的诗。有诗友很惊讶，她一定让我去医院看看。我说是半生如此的，没必要了。她还是坚持。后来随她去了医院。想不到医生说，是白内障了，很厚，看不清眼底，但凭她经验，眼底损伤轻微。还说，开了白内障，近看，裸眼。远看，只需戴两百度眼

山地里的花生熟了，我们开始着手收花生。

收花生的方式有两种：扯和挖。是扯还是挖，要看花生地的土质。黄沙土地里的花生宜扯，黑土地里的花生宜挖。

扯起来的花生抖落沙土，一嘟噜一嘟噜的，煞是可爱。掉出来的花生，壳上黏着土，像涂个大花脸，看不清真面目，有的还掉落在地里。

我们村里的花生地集中在一座大山坳上，山坳名为“长岭山”，呈龟背状，中间是一个大山沟，沟里长着一人高的茅草和灌木，一片葱葱葱葱。山坳下，有一口大池塘，塘水清亮澄澈，波光粼粼，水里藻萍摇曳，四周草木丰茂。塘里鱼儿游弋，塘边白鹭栖飞。

山坳上大部分是沙质土壤，宜种花生，成熟后易扯。

扯花生时节，暑气尚未消退，我们全家常常起个大早，赶到山地去扯花生。其时天刚蒙蒙亮，残月犹挂天边，东边晨曦初露。父亲拉着板车，我们兄妹三个坐于其上，往长岭山的山地走去。车上放着捆扎花生用的草绳，我们坐在草绳上，车行于坎坷的石子路面，不觉得颠簸难受。母亲牵

秋健踢毽子

鲍旭明

秋来，锻炼的人多了起来。

逢晴日，初秋和煦的阳光洒下来，门口的市民广场上就有人踢起了毽子，围观者甚众。

记得小时候踢毽子，不似现在的孩子都在文具店里买或是网购。那时毽子都是自家做，以母亲为主，比我大几岁的姐姐在旁边帮衬着拿这拿那。选两个大小适中的圆形铁片，实心或空心都可以，厚薄轻重相等，重叠在一起，用布包结实了缝好，底托就好了，托上再缝一截鹅毛管，在管中插入鸡毛，一只毽子便成了。

鸡毛却有几分讲究，直接决定了一只毽子的品相和灵活度。鸡毛要用大公鸡尾巴前面的那一小部分，长度三四寸为佳，关键是这鸡毛要“活”的，就是从活鸡身上拔下来的，这样的鸡毛，用手轻捋几下，毛管柔软有弹性，毽子踢起来时在空中飘逸潇洒，像极了求偶时展示雄风的公鸡。而“死鸡毛”拔下来做的毽子踢起来就发死僵硬，倒也与求偶不成蔫头巴脑的公鸡无异。

到秋季的时候，学校的体育课就开始组织练习踢毽子了。每当家里用好的“活”鸡毛做好毽子，我带去学校的时候，都不舍得放在书包里，怕压坏了。而是捧在手里，像一道圣旨一般，进班敲门的时候，迎着小伙伴们艳羡的目光，脸上的微笑像灿烂的鸡毛。

毽子的踢法花样众多，儿时的我们可管不了那些，无非是用足弓牵着毽子踢便是了，遇到踢得好的，上下翻飞，几十个下来都不掉线，便有了掌声、欢呼。集体的更简单，选好人数，一个一个上，掉线就出局，最后以总数多的一方取胜。技巧很重要，人员的排兵布阵也很重要，一般踢得好的放在最后压阵，称为“定海神针”，偶尔也有把踢得好的放在最前面，上场就把次数拉开，给对手巨大的压力，如果实力稍微弱于对手的一方靠布阵取得了胜利，那可是了不得的大事。

练习中对毽子知识的了解也渐渐多了起来。毽子分花毽和网毽两种玩法，其中花毽还分为南、北两个派别，北派毽球使用5人制，白色毽子，毽球大，踢法自由，以个人技术为主，场面则大开大合，颇有北方人的豪迈；南派毽球使用4人制，毽球要小巧得多，4个人动作统一，讲究团体配合上的默契，以脚的抖动来踢出毽球的快慢节奏，像绕在身体周围一样回旋，幅度虽不大，却

低绮户集之十四

双目清亮

陈鹏举

镜，视力都可在一点零左右。所幸手术后，真如她所说。不过她说，如我这般幸运，少见。

之后是我视力最好的十年。看了好些书，也写了一些书。

再之后，左视网膜膜出现了裂缝，视野出现扭曲。右眼呢，半年内很快模糊起来。又去了医院。医生说，右眼只是白内障复发，做个激光即可。一两分钟激光手术，就重见光明了。

回来路上，心情大好。今生对于自己的视力，没抱过大希望，很认命。心情也是宽松的，也谈不上无奈。忘怀有时真是好事，几十年都这样不吝记忆，已近自然的状态。也就是看到极好的书，会特地静养几天，让双目精神些，慢慢地翻看。寂静的夜

里，一个人闭目吟诗，让时光静流，生出如霜的鬓须，感觉顺心、长情。

视力不好，有时很以为是幸事。会觉得清流里的溪石，浮在水面，鱼儿背上的鳍、吻边的刺，很轩昂的模样。想起有种鱼，名叫昂刺鱼，它的名字真好。还会觉得空空的树枝上，围着数不清的花，枝头上的鸟，眉毛像画过妆。想起有种鸟，名叫画眉鸟，它的名字也真好。假如双目清亮，穷尽十里，这么梦幻的美，不会在意，大概也看不到。

人生不完美，每个人都是。功名、金钱、亲情与健康，谁也难全。好些年了，又是春天。说是又在春天，说是过了好些年，只是年年从无不同。春色依旧，人生依旧。双目清亮还是模糊，所见本无差别。身上的衣衫，满是风尘，所谓仆仆风尘。原先的容颜，也已不在。只是怀抱的素心，自以为不曾改变，也不愿改变。今生逗留久久。不是觉得，有许多贪念，还没实现。只是觉得，所遇所感的许多事情，足以流连。双目模糊，是这样，双目清亮，也是这样。

山地花生熟

毛本栋

着牛，跟在后面。

花生地离家四五里，往返耗时，祖母把午饭送到山地上来。祖母那时身体尚健，常年家里家外劳作，从不肯歇息。她在家吃过午饭，旋即把饭送到山地。我们吃饭，她就在一旁为我们烤花生。摘下花生，捡来干柴，架起小山状，点燃。烤花生得用暗火，明火燃尽后，留下炽热的火炭，把刚摘下的花生扔进火炭里。现摘现烤，待花生烤得香气四溢后，从灰烬中掏出，再晾凉，味道绝美，香脆爽口。那是我吃到的最香的烤花生。

那口大水塘旁是块黑土地，那里的花生扯起来就不太容易了。费的力气大不说，花生蒂还极易断掉，只得靠父亲抡起U形角锄，一锄一锄地挖，一锄一棵。我们和母亲就紧跟其后，把父亲挖出的花生棵捡起来，轻轻磕掉泥土，一堆堆码放好。收工时，把它们摞在一起捆扎好，一担担地挑上板车。掉在地里的花生，我把它们搜捡起来，临走时把这些“掉队者”倒进袋里。这样自然比扯花生的速度慢多了，相同面积的花生，黄沙地扯完只需一天，黑土地挖完要三四天。但黑土地里长出的花生，颗粒更为饱满结实。

最劳累的自然父亲，那时我们还小，抡不动角锄，黑土地里的花生主要靠他

挖。母亲体弱力小，偶尔替父亲挖一会儿，就累得气喘吁吁了。“秋老虎”时节，正午的太阳颇有几分毒辣，父亲抡着笨重的角锄，一锄一锄地挖，汗如雨下。那张古铜色的脸，在阳光的暴晒下颜色显得更深了。父亲一生的汗水，都倾力往田地里洒，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。

离大水塘不远，穿过一片枫树林，就可以看到另一座山坳，比长岭山小。山坳下有块地，名为“金线吊葫芦”。这个名字真美！那是块开荒地，是父亲和祖母、四姑一起开荒出来的。在父亲眼中，那是块高产地，因而种植率高，粗略算来，种过黄豆、小麦、油菜、红薯、花生等作物，以花生的次数居多。这块地里种出的花生，颗粒饱满，油多香甜。逢年过节招待客人，一盘喷香的花生米就是一道上乘菜。每年花生全部晒干后，祖母总要留下一些“金线吊葫芦”地里的花生来作种子 and 待客，其他的都榨油。我小时候经常随父亲去油坊榨油，站在榨油机旁，看着琥珀色的花生油从榨油机上滴沥而下，心中惬意充实。那是膏腴大地的精华啊！

山地花生熟，山野草木香。祖母、母亲和父亲已先后故去，那些山地和地里的花生，就成了美好怀念。我再也没有吃到那么香的花生和花生油。



金穗

李昊天 摄

華亭風

吴建平 书

岁月深处的鞋楦子

田雪梅

母亲有两个木头鞋楦子，一大一小，已伴母亲几十年了。

鞋楦子的形状像两只脚，外面十分光滑。母亲说一般人是没本事削出来的，是40多年前的一个从外地来的木匠削的。那木匠的手艺十分了得，刀起木屑落，把一截木头先削成脚状的雏形，再用小刀一点一点儿削平整削精致，最后用刨子刨光，砂纸打磨光滑。经过长期使用时的摩擦后，木楦子上纹理愈加清晰，像道道花纹似的。表面光滑如人的皮肤，摸起来滑溜溜的。木头楦子十分轻便。小时候，母亲做鞋时，我就坐在炕上玩楦头，把它的底和我的脚掌合在一起比，比谁的脚掌大，合在脚掌的木楦给人冰冰凉凉的感觉。把木头楦子和脚并着放在一起比大小，看谁的脚长。

窗外有鸟在欢唱

马宝学

“喳喳喳……喳喳喳……”那只熟悉的鸟儿又在啄着我宿舍窗户。每个清晨，我都会在这清脆的声音中睁开眼睛。

当我睁开眼晴时，一缕阳光正好照在我宿舍西面的天花板上。窗外树木葱茏，太阳在天花板上投下树枝晃动的影子。这又是一个美好的早晨。我一直认为自己是那个非常幸运的人，就像这每日的清晨，总会有一只鸟儿敲着窗子唤我起床。我不知道每天准时到来的是不是同一只鸟儿，当我听到那“喳喳喳”的声音时心里就无限温暖，无限感动。这是一个别致的清晨，敲窗的鸟儿让我爱上了新的一天。每天早晨7点左右我的窗外是一个鸟鸣如乐的世界。

起床后，我打开窗户，一股清新的空气迎面而来。伴随空气而来的还有窗外鸟儿们的欢唱。我驱赶走最后一丝困意，和这美好的窗外世界融为一体。鸟儿们的欢唱，我听得更加清晰了。

“唧唧唧……”“吱吱吱……”“啾啾啾……”各种音调此起彼伏，还有许多嘈杂的声音夹杂其中。树上活跃着数百只鸟儿，有麻雀、百灵、灰雀，还有一些叫不上名字的鸟儿。它们在那些树上或各自为阵，或跳跃其间，飞来飞去，显得非常高兴。我不知道这些鸟儿白天在什么地方捉虫、嬉戏、看风景，反正只要一到清晨它们就会准时出现在我宿舍外面的树上尽情欢唱。也许树上有它们的巢穴，也许在它们眼里这里便是自己的家，总之它们主宰了清晨窗外的世界。我想白天尽力飞翔，夜晚准时归巢，然后在微风轻拂、岁月静好的清晨，在树枝间跳跃，尽情高歌，来一场规模盛大的音乐会，这或许是鸟儿们的生活，就是它们的高光时刻。

我用心倾听着这场音乐会中的每一个音符，用心感受着那些声音中或高或低，或急促或舒缓的旋律变化。我觉得它们有时在低语倾诉，有时在开怀大笑。那无数个音符中高低快慢的变化就是它们内心情绪的表达。能与这些鸟儿为邻，并且在鸟儿清脆地敲击窗子的声音中醒来，然后聆听一场百转千回的鸟鸣盛宴，再开始一天的工作，这恐怕是人世间最具诗意的事情了。

闲聊中，和同事说起清晨窗外的鸟儿。同事说：“每天早上，这些鸟儿聚在一起是在开会。它们是在商量去哪儿捉虫，走哪条路线最近，还要提醒同伴路途要注意安全。”在我心里，我更愿意把这欢唱想象成一场别开生面的聚会，或者一场盛大的音乐会。当然，鸟有鸟言，鸟儿有鸟儿的生活。我们用自己的思维对鸟儿的行为作出的任何判断都是猜测，毕竟我们不是那些高歌欢唱的鸟儿。

那些鸟儿的欢唱最终会在8点前落下帷幕。我感到非常奇怪，为什么每天都在这个时候结束？我想或许是鸟儿们每天也要按时上班工作吧。

投入到一天的工作后，我也会偶尔想起那些清脆激昂的声声欢唱。工作的间隙，心情低落的时候，我都会想起早晨的那个温馨时刻。鸟有鸟的快乐，我有我的烦恼。那些鸟儿以一种特有的方式介入我的生活，给了我一个舒心惬意的早晨，也给了我无限的遐想和无尽的思考。其实，生活中每个生命都在尽力奔跑，努力向前。那些窗外的鸟儿也不例外。这是生活的意义，也是生命的价值。就让我们顺应生活中的一切，然后向阳而生，追光不止，活成最美的样子吧。

光阴的故事

王一峰

自少年时代起，我就对老桥老宅和河流很感兴趣。不知何故，江南水乡的美景总让我留恋，伴之而来的历史故事总让我着迷。就像此刻的我走在巍峨古朴的大仓桥上，总会想到几百年前桥下漕粮船队启航时盛大的场面。此地因储粮而为仓，围仓而筑城，城兴而有了秀南街。

历经数百年的沧桑变迁，秀南街依然完整保留了古韵。这里房屋稠密，巷弄深邃，一幢幢老房子黑白相间，高低不一但连成一片，像一个个谜语，在时光中等人来解。如今，大部分原住民已搬迁，老宅的大门也都紧闭着，便愈发显得静默淡然。一场繁华一场梦，一个个时代在岁月里更迭，如同这古老的瓦片，晒过阳光，落过雨水，纳过风霜，长过青苔……光阴便越来越厚重。在光阴里听一场雨，潺潺声中故事铺陈开来，最适宜在秀南街这样的地方。站在老宅的青瓦檐下，恍如跨越了千年，有着现代高楼里不能体味的妙趣。雨滴落在瓦上，瓦便有了声响，有了时光的记忆，也有了江南独有的诗意。雨天的美妙远不止这些。撑着雨伞的女子，在这条悠长寂寥的长巷中缓缓而行，背后是斑驳的墙面，贴着喜字的门板……渐渐模糊在视线中，这不正是戴望舒《雨巷》中的情调吗？

穿行在秀南街中，时光的印记仿佛停留在20年前。隔着漫长的光阴，眼前依旧是一幕幕黑白的胶片。蛛网般的电线划出天空的掌纹，老街隐身于夏天的热烈中。每走数十步，两旁就有夹弄如鱼骨般分列出来，南侧有仓城街、陈家弄、横街和无名小弄数条，北侧的弄堂则通往老市河河滩。市河上大仓桥、丰年人寿桥

和秀塘桥跨水横波，通往中山西路，出行极为便利。

秀南街上有着诸多深宅大院，青砖黛瓦，雕梁画栋，飞檐翘角，马头墙巍峨耸立，可见有着不少名门望族，更有着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。雷氏家族是松江的望族之一。代表人物雷补同累迁至外务部右丞，曾任清政府出使奥国大臣，辞官回乡后置屋建园，为老母亲辟建精工细作的雕花厅。族弟雷霁为扫叶山房和《申报》编辑，勤于著述，同样因善称颂乡里。雷霁三兄弟在母亲80寿诞之际，拿出礼金千余元在西渡口建年丰人寿桥，以方便两岸百姓通行。雷氏家族人才辈出，如雷奋是晚清政坛上的风云人物，其子雷垣是成就卓越的数学家；雷补同之孙雷圭元为著名工艺美术家及工艺美术教育家。56号蒋氏宅主人蒋秉仁曾任民国上海市邮政局局长，其子蒋一成是美国商界领袖，更是享有盛誉的“世博之父”。秀南街上一瓦便有了声响，有了时光的记忆，也有了江南独有的诗意。雨天的美妙远不止这些。撑着雨伞的女子，在这条悠长寂寥的长巷中缓缓而行，背后是斑驳的墙面，贴着喜字的门板……渐渐模糊在视线中，这不正是戴望舒《雨巷》中的情调吗？

穿行在秀南街中，时光的印记仿佛停留在20年前。隔着漫长的光阴，眼前依旧是一幕幕黑白的胶片。蛛网般的电线划出天空的掌纹，老街隐身于夏天的热烈中。每走数十步，两旁就有夹弄如鱼骨般分列出来，南侧有仓城街、陈家弄、横街和无名小弄数条，北侧的弄堂则通往老市河河滩。市河上大仓桥、丰年人寿桥

那个楦头帮了大忙了，把袜子撑鼓缝起来方便快捷多了。

母亲会做各种样式的布鞋，在楦头的帮助下，布鞋穿在我们的脚上大小合适，周正而美观。因鞋大小合适，我们的脚也长得很是周正，走路也很难出现脚往左或往右拐的难看的走姿。

母亲的两个木头楦子也备受左右邻舍的喜爱。谁家做大人新鞋了，拎着鞋刚进大门就嚷嚷：用一下你的楦子！未见人先闻声，母亲早已从她的那个陪嫁红木箱子里拿出楦头迎了出去。然后两人一边寒暄，一边用楦子“楦”鞋。谁家做小孩的新鞋了，小孩子拎着鞋来找母亲，母亲有时往鞋里滴一些热水，再用楦子捣鼓一番。给那孩子穿新鞋，一边穿，一边问：夹不夹脚？看小孩楦头，母亲再给他轻轻提起鞋后跟，问他紧不紧？疼不疼？小孩摇摇头，穿上新鞋蹦蹦跳跳地回去了。如今，木头楦子已远离我们的生活，但木头楦子伴过的光阴永远留在了我的记忆深处。